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第一次接觸——荷蘭時期的台灣圖像」考察日本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

出 國 人：籌備處主任林正儀

研究助理陳靜寬

出國地區：日本

出國期間：89/12/22~89/12/28

報告日期：90/03

目次

壹、	緣起與目的。	1
貳、	考察主題。	2
參、	考察過程及背景資料。	3
肆、	心得與建議。	1 2
伍、	附錄。	1 6

壹、 緣起與目的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為深入了解台灣過去，肯定先民在台灣共同努力之成果，並加強我國與荷蘭、日本，甚或西歐、東南亞等國之文化交流關係，特將於八十九年五月至九十年十月期間籌畫舉辦「第一次接觸 荷蘭時期的台灣圖像」展覽暨系列活動，該計畫主辦單位為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本籌備處係執行單位，因此，為籌劃九十年度的重要展覽，考量本國有關荷蘭時期之相關文物及研究並不是很多，特別派員分赴荷蘭及日本考察，拜訪相關學者及專業人員，觀摩相關展示情形，收集相關文物史料，並洽談借用展品及未來文化之交流或合作之可能性及方式。本次日本考察由籌備處林主任帶領同仁及記者拜會日本學者及博物館相關人員，並特別關注在日本與荷蘭人之交流情形及辦理活動內容與方式，考察期間正適值日蘭交流四百年紀念活動，有相當多的藝文活動分別於各地展開，其交流方式及活動宣傳策略正值得我們參考學習，除此之外，亦參觀幾個著名之歷史累博物館，針對博物館之展示手法做比較思考，如江戶東京博物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等，企圖學習他人之長處，應用在未來本籌備處辦理之各項展覽活動中，特別是籌畫運用在九十年度「第一次接觸 荷蘭時期的台灣圖像」展覽暨系列活動中，此目標應為本籌備處此次考察最重要目的。

貳、考察主題

本次考察日本主要以日本與荷蘭之間交流情形及博物館展示手法為主，由於參訪時間有限且適值日本正要過年之際，故考察地點有所限制，除拜訪與荷蘭時期有關之日本蘭學重地長崎出島商館遺跡、緒方洪庵所創建的蘭學適塾之外，並與東大海外史料部及日蘭學會之學者針對日蘭之間交流情形有所對談及了解日本與海外關係史料的整理情形，另外並參觀日本保存最古老的重要文化財法隆寺，了解日本對於歷史性建築物的保存方式及態度。至於博物館展示手法之觀摩方面，計拜訪了江戶東京博物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等三館，並與各館副館長、部長或館員針對展示手法及博物館之經營多有交流討論。

參、考察過程及背景資料

一、考察行程

日期	地點	宿地	行程
12/22 (五)	台北—名古屋—東京 TAIPEI--- NAGOYA— TOKYO	東京	11:45 台北起飛 15:15 至名古屋 名古屋至東京 (19:00)
12/23 (六)	東京 TOKYO	東京	江戸東京博物館 10:00-18:00 Edo-Tokyo Museum
12/24 (日)	東京 TOKYO	東京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9:30-16:30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12/25 (一)	東京 TOKYO	東京	日蘭學會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久米設計公司
12/26 (二)	東京—大阪 TOKYO--- OSAKA	大阪	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10:00-17:00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2/27 (三)	大阪 OSAKA	大阪	蘭學適塾 法隆寺
12/28	大阪 福崗 長崎	福崗	長崎出島荷蘭商館遺跡

二、背景資料說明

(一)東京江戶博物館及分館

Edo-Tokyo Museum

設置目的：1. 保存即將消逝的江戶東京的文化遺產，並且傳承給下一代。

2. 回顧東京的歷史與文化、展望未來的都市及生活場所。

3. 作為東京都市與生活的研究重心。

開館年月：平成 5 年(1993)3 月 28 日

設置者：東京都

設施面積：1. 佔地面積：29293 m²

2. 建築面積：17305 m²

3. 樓地板面積：48512 m²

設計師：菊竹清訓建築設計事務所

建築費：396 億日元

館長：竹內誠

平成 12 年經費預算：4052865 日元。

建築物特色：這座建築物以高地板室的日本傳統倉庫造型為模型設計建成，最高有 62.2 米。

主要設施：圖書室、典藏資料網、和式餐廳、咖啡座、常設展示室、典藏庫、和式廣場、休憩室、西式廣場、企劃展示室、視聽室、演藝廳、會議室、學習室等。

展示概要：有關常設展示的部分，藉由江戶東京的歷史、都市的形勢、民眾的生活文化來展示，設定的時間範圍從 1590 年德川家康入主江戶始，至 1964 年東京奧運的舉行為止，期間約 400 年左右。展示的內容，以江戶、東京、通史三個主要的部分構成，常設展示室除了實物及複製的資料以外，還展示著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後複製而成的模型和地圖的模型，這是江戶東京博物館的特色。

分館：1. 所在地：東京都小金井市都立小金井公園內

2. 佔地面積：70000 m²

3. 展示內容：有關江戶東京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不可能現地保存之下移築至此，而加以復原展示。

4. 公開的建築物共有 27 棟，舊光華殿、舊自證院靈屋、田園調布的家(大川邸)、高橋是清邸、西川家別邸、伊達家的門、萬世橋交番、小寺醬油店、鍵屋(居酒屋)、子寶湯(錢湯)、

武居三省堂(文具店)、花市生花店、仕立屋、天明家(農家)、八王子千人同心組頭的家、吉野家(農家)、奄美的高倉、三井邸、常磐寫真館、前川邸、綱島家、小出邸、植村邸、會水庵、丸二商店、川野商店、村上精華堂。

(二)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地址：位於千葉縣左倉市

空間的分配：共有四個展示室、一個特別展示室

概況介紹：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1983 年 7 月正式開館，具有情報資料、歷史、考古、民俗等四個研究部門，同時以這四個研究部為主，包括各個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從宏觀的角度協同研究日本歷史和文化的大學共同利用機構，介紹他們的研究成果是歷史民俗博物館的基本方針。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展示面積有 8600 m²，展示的方向並沒有採用以政治史為中心來介紹日本簡史的方法，而是從各個歷史時代中挑選初一批惟學術界及一般市民感興趣的，即使從現在來看也是重要的專題，並對這些專題做了詳細的介紹。從第一展示室至第三展示室共有十六個陳列專題，圍繞表現從原始時代到江戶時代的日本人的生活內容，自成一個體系。

另外，第四展示室陳列的內容是從民俗學的角度，把富於自然變化的日本列島上形成的日本人的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歸納、整理為 6 個專題，展現出存在於現代日本人內心世界的多種多樣的型態，而有關從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日本對世界開放門戶的歷史陳列的部分還未完成。

展示內容的簡介：

- 第一展示室：1. 日本文化的曙光(約公元前 3 世紀以前)—日本列島文化的形成、繩紋人的生活與社會、日本人的體質原型。
2. 稻米和倭人(公元前 3 世紀左右至公元 3 世紀)—最初的農村、彌生人的出現、祭祀稻魂的儀式。
3. 前方後圓墳的時代(3~7 世紀)—古墳的出現、東國的古墳。
4. 律令國家(7~9 世紀)—都城和村落、正倉院文書的世界。
5. 沖之島(4~10 世紀)。

- 第二展示室：1. 王朝文化(10~12世紀)—平安都、貴族的生活和信仰、假名文字假名文學及乎古止點。
2. 東國(日本東部)和西國(日本西部)(12~15世紀)—鎌倉幕府和地方領主、王朝國家權力的基礎。
3. 大名和一揆(15~16世紀)—大名、一揆、戰國時代的京都。
4. 大眾生活與文化(14~15世紀)—民間曲藝及手藝人、總集會與農村、都市自衛與文化。
5. 與歐洲列國的接觸(15~17世紀)—東亞與日本、步槍與天下統一、幕府與交易、天主教徒。
6. 印刷文化(8~17世紀)—宋版大藏經與日文版翻譯、玉山版與古活字版。

- 第三展示室：1. 農民的世界(18世紀)—村民的生活、大藩統治。
2. 都市的繁榮(17~19世紀)—江戶、長崎。
3. 文書和繪圖反映的歷史(17~19世紀)—繪圖與歷史、文書與歷史。
4. 道路與旅行(17~19世紀)—平民的旅行、海路。
5. 活躍的大眾(18~19世紀)—養蠶文化、智慧的種累、情緒的迸發、激盪的世界。

- 第四展示室：1. 日本人的民俗世界。
2. 都市風情—鬧市、不安和祈願、故鄉的懷念。
3. 鄉村之民—村界、鄉村全貌、村的傳告、家的繼承和稻靈、聚會和神道儀式。
4. 山民的人生—鄉村和山村的交流、出耕生活、流落人的傳說、深山和漂流者、山的怪異。
5. 海濱之民—海的禮物、追赴黑潮、海灣的恩惠、海底世界。
6. 南島世界—珊瑚島、聖泉、探訪神。
7. 再生世界—天空他界、山中他界、海上他界、神和佛。

特別展示室：日本建築(8~20世紀)、古代中世的佛教寺院建築、中世近世的住居建築。

(三)國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THE HISTORIOGRAPHICAL INSTITUTE

目的：日本史相關的史料研究、編纂及出版。

沿革：

史料編纂所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江戶時代，寬政 5 年(1793)國學者稿保己一援助和學的講談所。明治 5 年太政院下的歷史課、地誌課開設修史局、修史館。明治 21 年(1888)帝國大學創設國史科，便將修史事業移至帝國大學。明治 26 年，停止編年史的編纂，將所蒐集的史料編纂刊行，明治 28 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史料編纂掛設置，也發表最初的成果「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書」。現在史料編纂所的名稱，源於昭和 4 年(1929)7 月。昭和 25 年(1950)史料編纂所自東京大學文學部獨立出來，改為東京大學的附設研究所，增加史料集的刊行。昭和 27 年(1952)刊行「大日本古紀錄」，翌年開始「大日本近世史料」的出版。昭和 29 年(1954)開始有教授、助教授、助手等教官制的確立。

主要的任務：

史料編纂所的工作是史料的調查與編纂，然而資訊處理技術的急速發達，因此文獻史料中圖像資料的解析、研究是很重要的工作。史料編纂所的工作，是全面性的歷史研究為基礎，進行歷史資料精密的保存與解讀。目前史料編纂所重要的工作是針對明治時期主要文書的謄寫工作。其次，為了使史料更廣泛被研究者使用，一項重要的工作是編纂史料，目前所刊行的史料有「大日本史料」、「大日本維新史料編年之部」、「大日本古文書」、「大日本古紀錄」、「大日本近世史料」、「大日本維新史料 編纂之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等。

所長：石上英一

廳舍面積：7962 m²

組織：分為研究部、技術部、事務部、圖書部。研究部下分為古代史料部門、中世史料部門、近世史料部門、古文書古紀錄部門、特殊史料部門。技術部下有史料保存技術室。

特殊史料部門的介紹：本部門主要的工作是古文書的辨偽，其次是進行日本海外史料的蒐集與編纂，目前已經出版有「大日本近世史料 近藤重藏蝦夷地關係史料」、「日本莊園繪圖聚影」、「日本關係海外史料 荷蘭商館長日記」等。

(四)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Minpaku)

地點：#565 大阪府吹田市千里萬博公園 10-1

敷地面積：40,821 平方公尺

建築面積：17,089 平方公尺

建築延面積：51,235 平方公尺

館長：石毛直道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起源：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建立於 1974 年，提供一般大眾有關世界各地族群文化的最新訊息，期使大眾對世界民族有更深入的認識。該館是一個研究型博物館，進行蒐集、分類、保存各種日常用品、印製品、視聽資料如錄音帶 CD 照片、和底片等等。民族學的研究調查涵蓋日常生活的每個部份，包括食物、衣物、居住、貿易、藝術、手工、科技、家族和其他社會結構、歷史、語言、宗教和世界觀等等。該館有常設展及企劃展，常設展分為地域性包括大洋洲、美洲、歐洲、亞洲等及語言性如語言及音樂。企劃展則是展示一段時期的某一特別主題的研究成果。該館共有四層樓及一地下樓層，一樓主要為大廳、餐廳、商店及企劃展示廳、庫房，二樓為展示廳、錄影帶放映廳、討論廳、行政區、企劃展視廳及 462 人的視廳室，三樓為資料中心、資訊室、庫房、研究生視聽研究室，四樓為研究室、討論室、圖書室。

該館重新檢討二十幾年來的缺失，正著手計畫重新規劃改建該館。

(五)蘭學適塾

Ogata Koan College of Sutch Studies (Tekijyuku)

地點：大阪市中央區北兵 3 丁目 3 番 8 號

敷地面積：464 平方公尺

建物：木造一部 2 階建

建築面積：285 平方公尺

建築延面積：417 平方公尺

蘭學適塾的起源：

蘭學適塾創始人為緒方洪庵，生於文化七年（1810）卒於文九三年（1863），十七歲時至大阪跟隨蘭學學者 Naka Tenyuvm 學習，天保 2 年（1831）跟隨蘭學學者井平信道學習荷蘭語及西方科學，1836 年並於長崎學習西方醫學及語言。天保九年（1838），緒方洪庵回到大阪從醫並

於 Kawara-machi 開創一所學習蘭學學校稱之為蘭學適塾 (Tekijyuku)，1843 年遷移到現今的位址 (當時為 Kasho-machi)，原為商人的房子，是現存最古老的大阪商人房子的其中一棟，並且於 1969 年被文化資產保存委員會列為一重要史蹟、文化財。

緒方洪庵的雄心是要藉著教授荷蘭語來啟發學生，並透過文化、科學、科技讓學生對於西方有更寬廣的了解。他知道這是日本現代化的重要一環。這樣的目標被實現在畢業於適塾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在明治時期各個領域如政治、外交、教育、醫學等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緒方洪庵教育出許多非常重要且著名的學生如，福尺諭吉 (1835-1901)，大村益次郎 (1824-1869)，橋本左內 (1834-1859)，長與專齋 (1838-1902)，大鳥圭介 (1832-1911)，佐野常民 (1822-1902)，緒方八重 (1822-1886)，高松凌雲 (1836-1916) 等等，他們對於日本在政治、經濟、外交、物理、化學、醫學科技及科學等方面的近代化有極重要的影響。另外有趣的是，著名漫畫家手塚治虫 (怪醫博士) 的父親亦是蘭學適塾的門生。

(六)法隆寺

地點：奈良現生駒郡斑鳩町法隆寺山內一番一號

面積：十八萬七千平方米

法隆寺的起源：

法隆寺是飛鳥時代於今日現存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築物，法隆寺的創建是用明天皇為祈禱自己的病復原而發願建造寺院及佛像，但用明天皇還為親眼見到願望實現就駕崩了，推古天皇和聖德太子繼承遺院，於推古十五年 (607) 建造了寺院和本尊藥師如來像，及現在的法隆寺，亦被稱作斑鳩寺。據日本正史記載，法隆四餘天智九年 (670) 四月三十日深夜，一間不剩的全被燒毀了，因此明治時期，展開了法隆寺是否重建的爭議。

現在的法隆寺分為以塔和金堂為中心的西院伽藍和以梵殿為中心的東院伽藍，寺院境內，房屋節比，集中了以飛鳥時代為主的歷代建築精萃，並收藏有大量文化寶物，被指定為國寶、重要文化財的就有一九種，件數二三百餘件。1993 年在日本首次被登錄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世界性的佛教文化寶庫。

(七)長崎出島日本荷蘭商館遺跡 (Dejima)

The Former Dutch East India Co. Factory on Dejima

地點：長崎市出島町 6 番 3 號

面積：111.82 平方公尺

出島的起源：

寬永 13 年 (1636)，為了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傳教並且提供居住於日本的葡萄牙人一個獨立的移民區，日本當權者命令長崎富有商人建造一個 15,000 平方公尺的人造島，被稱作出島 (Dejima)。

慶長 14 年 (1609)，荷蘭成功的展開與日本的貿易並成為經濟強國。

荷蘭在脫離西班牙獨立之後，建立東印度公司，擁有極大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同時，因為歐洲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繼續擴大，日本的基督教人口已超過七十萬人。寬永 14 年 (1637)，禁止基督教的命令被發佈日本當權趁機驅離葡萄牙人。之後，在平戶的荷蘭工廠遷移至長崎，並被限制在出島。接下來的 218 年，出島是惟一一個被允許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接觸的地方，出島吸取了很多的西方文化，因此出島是日本文明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地點。

出島的復原計畫：

明治 37 年 (1904)，第二期港灣改良工事的完成使出島遺跡消失，然而現在，一個復原整備計畫將使這個歷史性景點保存下來，在短中期改進計畫中，將有二十五棟史跡被復原，歷史性景點將被再造，出島內現存的明治時期的建物將被繼續維護活用。未來的長程計畫是要將整個扇型島完全復原到它在十九世紀時被水圍繞的原始情形。

出島商館遺跡建物：

海特尓房間：當時是海特尓副商館長使用的房間，現在作為詢問處及販售部，並有供公眾使用的多功能大廳。

廚房：當時為何蘭商館人員做飯的地方，已復原。

西側護岸石垣

第一號船船長房間

第一號倉庫：收藏砂糖。

第二號倉庫：收藏染料。

出島劇場：鑑於 1865 年的石頭倉庫，現復原作為放映當時出島風貌的劇場。

正門：當時出島通往長崎市內的入口。

Kaempfer-Thunberg 紀念碑：西伯魯特來到日本後衛表彰先任的兩位學者所建。

出島模型：以川原慶賀的畫為原型，用 1/15 比例重現。

出島史料本館：建於明治 10 年（1877），當時為第一所基督新教的神學校，現在展出介紹出島歷史的模型。

長崎國際俱樂部：建於明治 36 年（1903），供日人與外國人交流之社交場所。

出島史料分館：幕府末期到明治時期建成的倉庫，現展出出島出土的各類文物。

中央廣場：有關復原工程說明。

出島樹：幕府末期荷蘭人移植來的紀念樹。

南側護岸石垣

肆、心得與建議

(一) 東京江戶博物館

參觀東京江戶博物館，與其副館長花田貢市郎先生、山崎尚之、林義之等人，討論展示手法的設計，並且了解典藏文物的情形。江戶博物館的展示內容是以江戶、東京、通史三部分為主軸，透過實物資料、複製資料來呈現。並且以調查研究，從複原的模型來呈現當時的歷史文化。

江戶博物館的展示，分為常設展示，而常設展示的部分是以江戶東京的歷史、都市的形成等為主軸，展示居民的生活與文化。時代的限定以江戶具有都市形成的基礎為始，自德川家康入主江戶(1590)至昭和39年(1964)為止，展示這期間的東京都市的變貌。同時包括東京附近的地區與東京的政治、經濟、文化相互影響的區域，都是列為展示研究的範疇。

江戶博物館典藏品並不豐富，但是透過模型及生態造景的手法，使得展覽十分生動。歷史的展示手法有很多種，因為江戶博物館是一座較新的博物館，無法蒐集到國寶級的展示品，為了彌補這種缺憾，因此透過複製、科技的手法來呈現。整座博物館令人最有映像的部分是複製一座日本橋，橫跨博物館展場，這種橫越時空的手法，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展場氛圍的塑造，是相當重要的。

(二)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這所博物館的手法是從民俗來看歷史，使歷史的展示不僅侷限於文獻史料。歷博共有五個展示室，從遠古至近代，呈現出日本的歷史，從歷史的時光中截取出時代的精神，透過實物與模型的交互展示的方式，陳述出日本的歷史。從這座博物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研究成果的展陳，其展示的內容都是已經有歷史的定論。同時展場內容皆有文字資料，供觀眾索取，這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三)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參觀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由其松田助教授介紹典藏的史料內容，並且解釋史編所人員透過描繪的方式將珍貴的文獻史料重新謄寫的過

程。日本人珍藏史料的方式值得學習，透過這種方式可以使史料的使用更加廣泛。同時，介紹史編所內有關荷蘭的史料，目前日本國內已經將海牙國家檔案局的資料整理成目錄，供給學者使用。同時蒐集到許多有關荷蘭史料的圖書目錄。

拜訪久米設計公司，與其國際部副部長渡部英彥交換展示設計的想法，渡部先生認為展示設計應先將軟體規劃做好，而且館方要清楚知道展示的方向。

(四)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參觀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由野林厚志先生安排參觀典藏庫房，介紹標本的入藏的過程，並且介紹一百八十度的攝影儀器，以其典藏作業的數位化。並且由民族學研究部長藤井龍彥先生介紹博物館的概況。民族學博物館是以展示世界的歷史、民俗、考古為主。展示的主題是由研究員的研究主題而決定的，並且透過展示的委員會討論決定，其展示的特色是說明文字相當少，希望讓觀眾自行體會了解各地文化的特色。

這座博物館的展示手法除了傳統的陳列方式外，也透過很多科技的方式，讓觀眾可以蒐尋想要的資料，因此足以彌補展場解說文字的不足，這種方式是很值得學習的方式。

(五) 大阪蘭學適塾

參觀大阪蘭學適塾，這是日本人接觸西方學術的起點，許多日本的幕府的後代至此學習西方的醫學，適塾中以簡單的方式呈現荷蘭人在日本學術的傳承方式。由於荷蘭人與日本已經有四百年的交流，因此日本現代化的基礎也奠基於此。

(六) 法隆寺

參觀奈良的法隆寺，瞭解日本人對文化財的保存方式與經營。

(七) 長崎的出島史料館

參觀長崎的出島史料館，長崎是日本人對外的門戶，因此當年荷蘭人即在此與日本貿易，此處建立許多商館。史料館中展示當時出島商館貿易的情形，以及荷蘭商人的生活型態，透過剪接錄影的手法，陳述當年的貿易活動，影片深入淺出，其推廣的方式值得學習。

(八)總結

此行最大目的與收穫為初步了解日本與荷蘭之間過往的歷史、影響與現在的交流關係以及蘭學在日本的起源。其中，續方洪庵於大阪所創立的蘭學適塾（係國立大阪大學前身），開啟了日本在天文、航海、醫學、語言、物理、化學、科學、科技及政治、民主議會制度等方面的新視野，對於日本的現代化有極深遠的影響，部份歸因於當時進入適塾的學生多是幕府將軍的後代或傑出的平民百姓，這些學生在吸收西方思想及文明科技後，多能在日本政府擔任要職，對於日本明治為新的西化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力。另外，與荷蘭淵源最為深厚的是長崎，長崎的出島荷蘭商館為鎖國時代德川幕府開放唯一對外交通貿易港埠，現在，該地已被列為國家指定史蹟，並計畫逐漸恢復鎖國期的原貌，對於研究或了解當時日本與荷蘭之間的關係實有助益。在出島荷蘭商館中，除了可藉由參觀幾棟復原當時樣貌的房間、倉庫、廣場、紀念館等去感受當時荷蘭人在日本的生活情景外，並可在出島劇場中所放映的當時景像、以及出島史料主展示館及分展示館中所展示的文物資料及動畫展示，更實際了解當時荷蘭在日本的風情樣貌。其以實際文物呈現及動畫劇場的展示手法實值得作為未來辦理展覽之參考。

另外，「日蘭交流 400 週年紀念事業」已自西曆 2000 年 1 月至 2001 年 3 月如火如荼的展開，該活動又稱為「阿蘭陀年」，係由阿蘭陀年推進協會主辦，結合長崎市、平戶市、佐世保市、西彼町等地的相關文化單位、旅遊、旅館、產業、餐飲等各種地方性組織，共同聯合舉辦「日蘭交流 400 週年紀念事業」，一係列活動包括式典、展覽會、音樂、藝能、歷史、文化、交流、講座、花、食、物產關連的活動及娛樂活動等等各式各樣包羅萬象的交流，大大小小加起來活動的數目約有一百至二百多種。姑且不論其內容是否具可看性，但光看其文宣媒體所下的功夫及整合各地方的力量，由點而線而面的方式，就足以令我們佩服學習，所到之處、所用之物或所住的飯店甚至所吃的東西處處皆看得到「日蘭交流 400 週年紀念事業」或「阿蘭陀年」的文宣品，它的 logo 更是無所不在，例如連自動販賣機裡賣的罐裝飲料都打上「阿蘭陀年」的 logo（以紅白藍三色勾畫出一個具有尖鼻子高帽子的側面人頭像，紅白藍正是荷蘭旗幟的三色系）此種全面性結合公家機關及地方組織、私人企業的方

式所得到的效應是極大的。

也許日本與本國國情不同，但在推廣文化方面，無可諱言的似乎國內推動串聯起來總是力不從心，舉例來說，台灣與日本都曾有過荷蘭人駐足的痕跡，但日本在處理與荷蘭之間過往歷史的態度方式以及所辦理的各式各樣交流活動似乎都比台灣來的積極熱切，以此次「日蘭交流 400 週年紀念事業」而言，感覺像是整個城市都為了這個「阿蘭陀年」沸騰了起來，但在台灣研究蘭學的寥寥無幾，似乎也很少有以各種不同角度或方式切入去了解台灣與荷蘭之間過往情形，並呈現當時樣貌的展示活動，更別提串聯各式各樣的企業組織來共襄盛舉辦理台灣與荷蘭之間的交流活動。因此日本點線面的結合方式、宣傳方式及整合方式實值得我們參考。

期待藉著本籌備處即將於十月推出的展覽能蒐集更多有關台灣荷蘭時期的文物資料、吸引更多的人研究蘭學、並進行長期荷蘭古文書翻譯計劃，希望這是個開始，而不是結束，因為這段荷蘭時期也是台灣歷史的種要的一部份，去探究它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站在不同時代、不同角度面向去切入是極為必要的。

伍、附錄

台史館籌備處赴日觀摩考察系列報導（一）

台史館籌備處首度出洋取經之旅滿載而歸

（中央社記者謝震南日本隨行採訪）東京、大阪、京都、長崎、福岡，從關東、近畿、九州一路西行南下，無論是矗立的摩天高廈、田園林野，放眼所及淨是朔風怒號、寒鴉哀啼；雖然未見粉妝玉琢銀色世界，整個日本列島似乎已經完全籠罩在一片凜冽蕭瑟之中。

預定民國九十三年在台南市和順寮落成啟用，佔地二十公頃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積極運作以來的首度海外「取經尋寶之旅」，雖然大部份行程與全國為之沸騰的日本新年撞期，但依舊可以「滿載而歸」形容而毫不為過。

為了精心規劃今年年中登場的一項大規模荷蘭時期台灣影像文物展，台史館籌備處主任林正儀特別派遣一支三人團隊遠赴荷蘭海牙、來登等地，廣泛收集相關文獻資料。

由於今年恰巧是日本、荷蘭交流屆滿四百週年，林正儀也親自帶隊參訪日本，以十天的時間馬不停蹄參訪觀摩各地重要博物館的特色、規劃展示和營運方針。

林正儀等一行人的參觀行程，主要包括：「江戶東京博物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台史館籌備處此行不僅逐一成功打開日台博物館際和文化交流管道，更進一步獲得日方鼎力協助的允諾。

台史館赴日參訪團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午啟程直飛名古屋，二十三日，立即拜會第一站「江戶東京博物館」，雙方首次晤面卻相談甚歡，日方副館長花田貢市郎允諾提供籌建、營運經驗和人員交流。

除了允諾與台史館進行國際合作交流，花田也特別提到，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不能再只滿足觀眾的觀賞需求而已，必須兼顧經營餐廳、喫茶、文物展售等多元的高品質服務，才能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之中存活。

身為「江戶東京博物館」首席副館長的花田，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剛應邀前赴台北，出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的「千禧文化義工研討會」並且發表

專題講演。他對台史館籌備處組團來訪熱烈表示歡迎。

特別值得一提者，花田一再謙稱所藏文物難與他館分庭抗禮的「江戶東京博物館」，外觀建築和典藏設備等硬體部份依舊令人咋舌再三。

舉例來說，「江戶東京博物館」特殊設計施工的底盤，足以抵擋八級規模的強烈地震，此外，含鋼筋水泥、防熱斷材等四層結構的牆壁工程設計和構造，正是為了確保典藏文物的安全無虞。不僅如此，為了確實妥善保護典藏文物，博物館在維持恆溫、恆溼，偵測防範蟲菌方面，也無不煞費苦心。

平常絕不輕言開放，避免傳染蟲菌、改變恆溫和恆溼狀態的四樓典藏庫房，即使破例開放台史館籌備處人員進入觀摩，人人也必須換穿專用拖鞋，此外，防鼠、捕蟑、驅蚊等設備一應俱全，館方強調，博物館運作最重要的部份，就是提供保存資料的良好環境。

針對台史館籌備處關切的交流合作，花田雖然毫不諱言指出，交流的確可行。不過，他也坦承，日本與台灣之間存在高度敏感的政治、外交問題。

眾所週知，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向對台灣抱持好感，因此，花田特別提到，台灣本土文物如果有意赴日展出，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反之，如果是像故宮等原屬中國大陸文物或展出涉及中國歷史的展覽，可能必須調整避免誤解或尷尬。

花田以「江戶東京博物館」的作法為例強調，博物館的專業經營展示，應該完全回歸客觀事實的陳述和呈現，絕對不能介入是非善惡等主觀價值的判斷或評論。

林正儀除了表示完全了解政治現實之外，同時一再強調，台史館的籌建目標和方向，正是以常民文化為主體和訴求，未來館務的運作和展示規劃，將以忠實還原、呈現昔日民俗與歷史面貌為主要考量。

二十三日當天下午，花田甚至還親自陪同台史館籌備處人員，專程前往距離「江戶東京博物館」一個小時電車行程，位於小金井市櫻町的分館「江戶東京TATEMONO園」（日本政府指定重要文化財及史蹟建築群），參觀江戶時期的農家、昭和初年的看板建築等。

由於台史館擁有廣達二十公頃的基地面積，未來如何妥善規劃，「江戶東京TATEMONO園」足供借鏡，因此，林正儀和籌備處工作人員在參觀考察「江戶東京博物館」和分館之後，不僅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也

對今後雙方的合作交流抱持樂觀與信心。900103

台史館籌備處赴日觀摩考察系列報導（二）

首席副館長親切招手江戶東京博物館值得一遊

（中央社記者謝震南日本隨行採訪）地緣接近、交通也很方便，很多國人曾經赴日觀光，享受富士山、櫻花、楓葉、溫泉、壽司、刺身（生魚片）、雪國的浪漫風情；談到日本旅遊或採購「血拼」，首都東京當然是不能錯過的必經之地。

另一方面，台灣民眾可能知道的不多，如果實地走訪「江戶東京博物館」，以及相距一個小時電車行程的分館「江戶東京TATEMONO園」，快慢節奏、傳統與現代融合為一、異元時空瞬間交會的錯綜感覺，其實真的很值得讓人流連回味。

去年十二月中旬，首次應邀訪台出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文化義工研討」並發表專題講演的「江戶東京博物館」首席副館長花田貢市郎，對台灣人的熱情念念不忘之餘，藉著招待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參訪團之便，也不禁要向台灣民眾大力推薦「江戶東京博物館」和分館十分值得一遊。

花田透露，日本各地公私立大小博物館到處林立，連帶地彼此招徠觀眾的競爭情況也就愈形激烈。有鑑於此，原本僅負保存、典藏、研究、展示四大功能的博物館，為了確保客源不致流失，今後，除了規劃推出精彩展覽，還必須提供物美價廉、吃喝玩樂一起來的休閒文化價值和功能。

提供一個回顧東京歷史與文化、展望未來都市遠景和生活場所而興建，一九九三年三月開館的「江戶東京博物館」，建築外觀以高地板式的日本傳統「藏」（倉庫）造型為主體設計模式建造。

不僅如此，對於曾經遭受數十萬人死傷「關東大震

災」侵襲，至今餘悸猶存的東京市民而言，如何在生活之中力求防震、耐震，顯然已經是最重要的基本考量。

也因此，規劃設計建造「江戶東京博物館」的工程師，特別幫博物館量身打造堅固耐用的耐震專用地樁，據了解，這些特殊設計、強而有力的基盤，足以抵擋規模八級甚或八級以上的強震。

「江戶東京博物館」的頂高六十二點二公尺，與德川幕府時期的江戶城「天守閣」高度大致相同。至於博物館的佔地面積約略三萬平方公尺，相當於東京巨蛋球場（T O K Y O . D O M E）比賽場地的二點四倍。

目前擁有二十八萬件文物收藏，每一個月為期輪流展出二千件，各種軟硬體設施也十分完善的「江戶東京博物館」，最主要的特色在於館內觸目所及、比比皆是的大小實物模型。

「江戶東京博物館」學藝員山崎尚之指出，製作大量模型的原因，完全是為了更加方便敘述東京從古至今的歷史、文化發展及生活演變軌跡。

他強調，由於館藏文物大多以江戶時期的常民生活使用器具為主，這些原本屬於舊日東京的庶民文物蒐羅相當不易，因此不得不藉由各種模型製作，作為呈現、解說江戶（東京）昔日風貌的手段。

正因為如此，有別於一般博物館的一樓大廳入口，「江戶東京博物館」的參觀入口處，位於正常樓面的六層高，如果直接拋下義工服務櫃台，迎面而來的就是昔日江戶象徵的「日本橋」實物模型。

由於「江戶東京博物館」各種休閒、展售和無障礙空間設施十分完善，為了方便觀眾用餐、休憩和進出，當天之內的參觀票券可以多次重覆使用。

此外，原本專為服務視障民眾開關的各式觸摸單元，後來隨著各界的要求呼聲，館方也逐步大幅開放，讓更多人實際體會昔日江戶時期的各種庶民生活經驗。

「江戶東京博物館」還有若干做法和措施，十分值得台灣本地的博物館改進或參考借鏡。

舉例來說，參觀民眾可以借助利用博物館的文字顯示設備，找尋迷失的孩童或與人相約，但館方並不提供有聲廣播管道，以免妨礙其他觀眾享受知性的權益。

此外，「江戶東京博物館」副館長花田還特別舉台

北故宮為例作為反襯。他說，博物館絕對不容許外來導遊直接帶團入館進行導覽講解。

「江戶東京博物館」入場券個人六百日圓（折合新台幣約兩百元），二十人以上團體票價四百八十日圓。

有意前往「江戶東京博物館」和分館「江戶東京 T A T E M O N O 園」一遊的國人，可以從成田機場或羽田機場直接前往東京車站或上野車站，再搭乘山手線電車到秋葉原站，轉總武線到兩國站下車，徒步五分鐘即可到達。900103

台史館籌備處日本觀摩考察系列報導（三）

日本一流學府和博物館特色各有千秋值得攻錯

（中央社記者謝震南日本隨行採訪）有人形容日本民族是一個難纏的競爭對手，原因除了合作無間的團隊精神和遠見默契，同時也在於他們一向超強的資訊獲得和情報蒐集處理能力。實地見識過日本人的手腕之後，你不得不佩服他們的確真有兩下子。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為了今年年中推出的「第一次接觸」荷蘭時期台灣影像文物展，去年十二月間，一前一後派遣兩支參訪團遠赴荷蘭萊登（L e i d e n）、海牙（H a i g u e）和日本各地，廣泛收集相關文獻並且探詢進行國際學術研究合作交流的可能。

台史館籌備處主任林正儀率領的日本參訪考察團，以十天的緊湊行程馬不停蹄奔馳了本州和九州的多個博物館和學術單位。

拜會考察第一站「江戶東京博物館」之後，緊接著，台史館籌備處人員又由東京「日蘭學會」理事、新潟產業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加藤榮一引薦，專程走訪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已經屆齡從東大退休的加藤榮一，與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是曾經一道應邀赴荷蘭講學的親密摯友。

談到自學通曉多國語言的曹永和在古荷蘭文史料文獻解讀方面的學問造詣，加藤不僅再三推崇有加，甚至眉飛色舞、意猶未盡。白髮矍矍的加藤提到老友，彷彿渾然忘卻口中說的是他人而非自己。

東大史料編纂所從一八八五年起正式展開史料蒐集，至於「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書」等史料集的出版發行，始於一九零一年，今年正好邁入一百週年。

一九五零年，史料編纂所從東大文學部獨立出來，進一步改組成東大附置研究所。一九八四年，史料編纂所開始利用電腦執行明治時期以來蒐集的龐大史料調查和編纂作業。

另一方面，隨著情報處理技術的急遽發達，與文獻史料同一水平的畫像史料，也終於得以逐一解析研究。

一九九七年，東大史料編纂所附設的「畫像史料解析中心」正式創立，負責處理各種畫像史料的蒐集、分析和對外公開。

東大史料編纂所的「研究部」，包含：古代、中世、近世史料部門、古文書古紀錄部門、特殊史料部門五大部門，「研究部」又與「畫像史料解析中心」共同負責史料的研究編纂。

五大部門之一的特殊史料部門，由於涉及海外史料範疇，成為台史館籌備處高度重視的考察焦點。其中，從「日本關係海外史料」之中，選擇重要而瑩瑩大者翻譯並且加以編纂。

目前已經出版者，包括：「耶穌會日本書翰集」（原文二冊、日譯本三冊）、「英吉利商館長日記」（原文全三冊、日譯本全二冊、附錄全二冊）、「荷蘭商館長日記」（原文九冊、日譯本十二冊）。

從巴達維亞（爪哇）北上的荷蘭人，曾經佔據南台灣的安平，作為叩關日本的中繼站，前後殖民屯墾三十八年之久；然而，除了荷蘭保留若干有限的古荷蘭文記載之外，漢字文獻史料幾乎完全付之闕如。

也因此，針對日本得以廣泛蒐集流失散佚海外的文獻史料一事，林正儀和台史館籌備處人員無不顯得興致勃勃、趣味盎然。

根據資料，東大史料編纂所從一九五四年起，開始藉由微縮膠捲蒐集與日本有關的海外史料。截至目前為止，數量已經高達一百一十三萬盒，為了方便史料利用製作的目錄多達十五冊。

導覽參觀史料編纂所藏書庫和簡報完畢之後，東大史料編纂所副教授松井洋子不禁好奇主動探詢台史館創設籌建的種種。

台史館籌備處主任林正儀說，台史館是國家出面的學術研究和社會教育推廣機構，主要目的在於保存、研究台灣本土歷史和常民生活文化發展軌跡。

他進一步指出，這次的日本觀摩考察之行，不僅抱持「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學習心態，希望有助於台史館軟硬體的規劃建設，同時也能透過早期異元文化和歷史交流的還原，提供本國民眾作為認識自己歷史文化的參考。

獲悉台史館正在積極籌備建館事宜，專攻日本與荷蘭關係的東大史料編纂所副教授松井洋子主動表示，願意贈送台史館籌備處五大冊的「日本關係海外史料」。

此外，她也提到，有關雙方未來的合作交流，只要東大史料編纂所能力範圍所及，絕對會盡力而為。她並希望這次的會面溝通，能為彼此今天的交流奠立良好管道和模式。

另一方面，松井洋子也特別提到，東大史料編纂所以往的學術活動，幾乎清一色以歐洲為重心，加上戰爭和若干不幸歷史事件的影響，編纂所並未花費時間和心思蒐集台灣或亞洲的相關資料。

她強調，隨著新世紀和時代里程的到來，史料編纂所會站在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重新檢討反省；今後，在既有的基礎之上和可能的範圍之內，希望儘量多多研究台灣、南韓以及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多元文化和歷史。

900104

台史館籌備處日本觀摩考察系列報導 (四)

訪日台灣學者籲文化設施應與教學研究直線接軌

(中央社記者謝震南日本隨行採訪) 拿行政院國科會經費在日本從事專案研究的學者林保堯，藉由陪同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參訪日本之便語出驚人痛切指陳，台灣的文化設施與大學教學研究，嚴重缺乏「直線接軌」的體系和法源制度，值得行政和立法部門檢討改進。

擁有十七年留日資歷和經驗的林保堯，以大阪大學校車、人員可以直接往返「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園區為例進一步表示，日本採用「大公務員」作法，讓學者專家得以在文化機構和學術單位自由來去、互通有無，十分值得台灣在推動文化資產和藝術保存方面參考借鏡。

他語氣相當無奈地強調，台灣不是沒有優秀的文化行政專業人才，但是，如果國內的相關體系和法源制度仍舊原地踏步，中央和地方「本位主義」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難免不禁讓人疑惑：「人才回去究竟能做什麼」？

台史館籌備處由主任林正儀帶隊，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間抵達東京，展開為期十天的參訪之旅。二十三日起，籌備處人員陸續觀摩考察「江戶東京博物館」和分館「TATEMONO園」、「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二十六日上午，籌備處人員繼續轉往關西近畿地區，在氣溫逼近攝氏零度的天候下，實地考察座落於大阪府吹田市「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生態性規劃和展示手法。正在大阪大學著手專案研究的林保堯當天特地趕來會合。

長年應邀參與或接受官方委託，規劃執行國內重大文化建設的林保堯，對於台灣的立法和行政部門昧於外情，遲遲無法為文化面臨的諸多瓶頸解套的因循苟且心態，既憤憤不平又顯得萬念俱灰。

林保堯開門見山指出，一部完整的國家民族歷史，應該是一部忠實而鮮明反映活生生歷史的常民文化教科書，其實也就是形成博物館底層架構的民俗文物。

他說，一般人認知的歷史，只是紙上談兵的史料文獻，殊不知，歷史文獻研究充其量不過是中間支柱，其餘的還必須依靠考古與有形的物質文物提供支撐。

林保堯強調，這也就是堅決信奉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中共，寧願放棄「唯心論」（宗教），反而傾全力全面發展考古的原因所在。

他指出，一個國家的生命，必須植基於歷史結合民俗產生的「歷史學」。因為，收集、堆積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分析的歷史學，如果缺乏考古或民俗文物作為後盾，有心人可以上下其手、輕易造假。

另一方面，林保堯也針對台史館籌備處專程赴日觀摩考察一事提出看法和建言。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封建列強陸續登場、縱橫七海的海權時代，荷蘭人曾經在印尼巴達維亞（爪哇）成立「東印度公司」，隨後一路北上抵達台灣的安平，接著又輾轉叩關日本九州的長崎。

林保堯說，日本史學界的最新意見認為，日本之所以成功完成近代化，並非繫於明治天皇一人之功，而是普及民間、蓬勃發展的「蘭學」（醫學、解剖學、語言學、民主議會制度）和西歐文明。

他強調，以台灣的地理位置、歷史發展和日本的情況相較，作為荷蘭在巴達維亞殖民時代和嘗試叩關日本之間唯一中繼站的安平和台灣，實在不應受到學界和國際社會的忽視。

林保堯除了提議籌備處應藉此行建立與日方學術文化界的交流管道，同時也應借助相關科系或專攻領域的留日學生，收集資料、延伸觸角。

去年（公元二千年），恰好是日本與荷蘭文化產業交流四百週年紀念。放眼日本國內，堪稱與荷蘭淵源最為深厚的長崎，理所當然地扮演關鍵的吃重角色。

整個「日蘭交流四百周年紀念事業」活動，包含大大小小百餘個豐富多元的精彩動靜態活動，從去年一月至今年三月陸續登場。此外，長崎縣也訂去年為「NAGASAKI阿蘭陀年」（註：阿蘭陀為荷蘭音譯）。

台史館籌備處主任林正儀對於長崎縣一個地方政府居然能夠企劃、號召推動如此大規模的國際文化交流盛會，固然頗感難以理解，不過，等到他獲悉這是長年苦心經營、佈線準備的回饋成果之後，當下疑雲頓消。

由於日本新年逐漸接近，「民博」雖然照常對外開放，但行政業務部門人力有限，僅能派出助手野林厚志擔任全程介紹解說。野林分別詳細介紹「民博」的情報收集、電腦建檔和典藏展示作業流程。

此外，專攻南美安第斯山地區文化的「民博」研究部長（主任）藤井龍彥，也特地抽空接見台史館參訪團交換意見，並且懇切而具體答覆台史館籌備處主任林正儀所提的各項專業問題。

藤井答覆的過程之中，或許正有若干點十分值得台灣參考。作為教育社會各階層大眾的學習場所之一，博物館的專業解說到底該如何拿捏尺寸？

以成立四分之一個世紀，即將重新開館的「民博」為例，儘管儲存四百支左右的錄影帶，並且擁有世界首創、結合影像和聲音的攜帶式展示解說裝置「民博電子導遊」，館方並不主張過份詳細解說，僅提供點到為止的說明。

藤井解釋，實施這種作法，一方面既可以留給參觀者自由想像或解讀的空間，同時，行政專業人員也可以減省不少時間精力；至於有興趣深入的民眾，不妨進一步利用圖書館或資訊中心查閱進修。900104

台史館籌備處赴日觀摩考察系列報導 (完)

看看日本想想自己期許台史館運作未來不是夢

(中央社記者謝震南日本隨行採訪) 常民文化的親近、保存，必須從忠實還原歷史、正確認識歷史做起。台灣和日本在近代化發展背景和歷程之中，無獨有偶都曾經與「風車王國」荷蘭有過一段深厚淵源。

但是，令人費解和值得深思的是，何以經過四百年歲月的時空洗禮，早期西歐海上強權之一的荷蘭和它帶來的科技、商業、文化藝術，卻在日本、台灣呈現程度截然不同的面貌和刻痕？

日本列島四大島之一的九州，境內的平戶(鄭成功誕生地、荷蘭商館)、長崎「出島和蘭商館跡」(日本鎖國時期的二百六十年間，德川幕府開放唯一對外交通貿易港埠)，至今依舊保有荷蘭時期的有形文化資產和濃郁的異國風情。

此外，對近現代日本文明進化、參與國際社會影響尤其深遠者，恐怕非東洋獨樹一幟的「蘭學」莫屬。

至於開啟日本近代文明先河，涵蓋：天文、航海、醫學、解剖學、語言學等範疇的「蘭學」，它的舉足輕重和對日本的貢獻，可以從國立大阪大學的前身「適塾」，以及它栽培出的福澤諭吉(慶應義塾大學創辦人)等濟濟人才看出端倪。

去年是日本與荷蘭交流屆滿四百週年紀念，以訂定「NAGASAKI阿蘭陀年」的長崎縣為重心，從去年元月至今年三月，日本全國各地紛紛推出系列活動。

日本能，台灣能不能？聽起來似乎有點耳熟，不過，如果真的用心，如果官方和民間大家一起來，斷然沒有不能的道理。更何況，日本的「蘭學」研究也是由民間和學術界在既有的傳承之下持續推動，再由政府表態支持。

事實上，如果以台灣社會的豐沛民間資源和旺盛活力，參酌日本學術研究模式，再配合國內古荷蘭文研究權威、中央研究院士曹永和的斐然成果，燦爛遠景應該指日可待。

眾所週知，台灣的開發是由南而北一路披荊斬棘而有今日的局面，再從俗諺「一府二鹿三艋舺」印證，也就不難知道古都台南的重要地位。

不僅如此，其實早在「國姓爺」鄭成功率兵登陸鹿耳門之前，從南洋巴達維亞(爪哇舊稱)北上的荷蘭人

，就曾經以台南的安平為中心一度盤據台灣，展開長達三十八年的屯墾。

荷蘭人據台的三十八年間，對台灣的歷史開發、民俗文化影響究竟為何？可惜的是，除了傳教士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留下若干古荷蘭文的史料文獻之外，以漢字書寫的紀錄幾乎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於是，為了忠實捕捉這一段時光歲月，為了讓後世子孫有一個深入理解和親近歷史、土地和民俗的機會，預定民國九十三年落成啟用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決定兵分兩路赴荷蘭、日本「取經」。

由於想看的東西實在太多，在馬不停蹄、分秒必爭，幾乎天天與時間賽跑的情況下，台史館籌備處總算辛苦完成首度赴日觀摩考察的所有活動。

親自帶隊參訪日本的台史館籌備處主任林正儀，雖然滿意此行達成建立國際合作交流管道和模式的首要目標，但在巡迴考察觀摩之後，他的見聞心得卻是：要想與日本並駕齊驅，台灣還必須在設備、人員訓練、環境控制各方面全面學習才行。

林正儀同時指出，台史館正式開館運作之後，如果真的想要充份發揮特色、表現搶眼，必須在專業研究和水準方面進一步痛下功夫。

此外，有鑑於日本政府在文部省之下專門設有「總合研究院」，大有助於博物館的學術研究和實務運作，林正儀認為，這種制度和作法相當值得台灣參考借鏡。

另一方面，林正儀也提到，為了整合昔日荷蘭在印尼爪哇、台灣安平、日本長崎到歐洲歷史淵源和關係成為一直線，台灣實在有必要儘速成立「蘭學研究中心」。他強調，只要規劃妥善得宜，「蘭學」研究絕對有可行性和發展潛力。

然而，台史館籌備處未來究竟該如何突破研究人員普遍不足，又受限於繁雜行政作業流程的瓶頸？林正儀說，解決之道唯有加強與學界的合作往來。

他說，例如，一方面可以考慮透過制度的配合，採合併方式將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納入編制，另一方面，再以他們的研究成果作為籌備處的發展基礎。

考慮到台南安平和荷蘭人據台時期的淵源和地緣關係，國家出面指示成立的台灣史研究保存專責機構、佔地面積廣達二十公頃的台史館，最終敲定設立於台南市

內的和順寮。

儘管如此，林正儀在率團參訪日本之後還是不免深有感觸：台史館要想順利運作，除了正確認知，還必須徹底解決相關立法、體制不夠完善，以及專業人員適時再教育等問題。900105